



白玉霜之死

郭启宏 浙江文艺出版社

白玉霜之死

郭启宏

浙江文艺出版社



插图 蔡振华

封面设计 梁 珊

责任编辑 陈云生

白玉霜之死

郭启宏著

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 浙江富阳印刷厂印刷
(杭州武林路125号)

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0.5 插页4 字数238,000 印数00,001—16,000

1987年3月第1版 1987年3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10317·328 定 价： 2.2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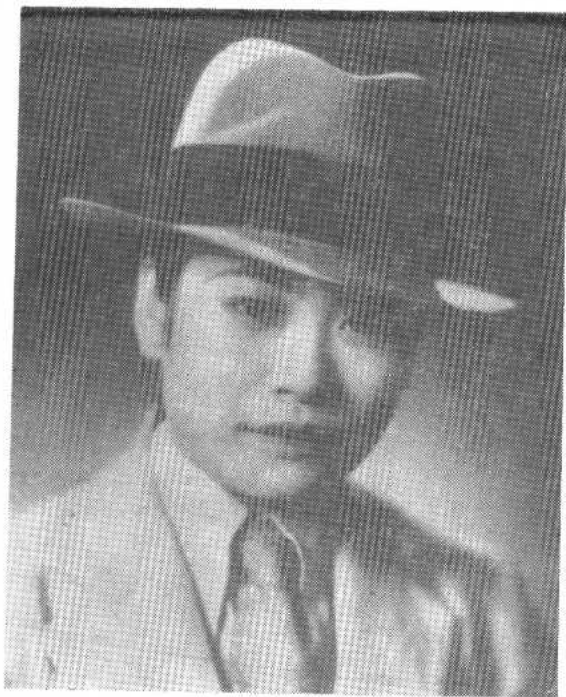
白玉霜便装照



白玉霜主演《玉堂春》剧照



白玉霜在化妆



白玉霜生活照



序

刘绍棠

启宏原本是写戏的，被我拉下水，写起了小说，这在梨园行叫“跳槽”。他一跳就“跳”出了一部长篇小说，正可谓一箭双雕，两全其美，不亦乐乎。

他本来不是写戏的，写戏也是“跳槽”。

启宏六十年代毕业于广州中山大学中文系，攻读的是语言学。谁想分配到北京，没有进入学术部门搞研究工作，却被拨到中国评剧院当编剧，虽然谈不上乱点鸳鸯谱，可也算得是旱鸭子被赶下河。

水滴石穿，铁杵磨针，启宏以治学精神研习戏曲创作，潜入其中二十余年，半路出家竟成正果。这七八年，不但改编移植了十来个古代和现实生活题材的剧目，而且接连创作了三部大戏：京剧《司马迁》，评

剧《成兆才》和《评剧皇后》，丰富了首都戏曲舞台的演出，塑造了三个历史和现代知名人物的艺术形象，成为一名优秀的戏曲作家。

我和启宏虽然同属于北京文艺界，但因不在一行，我又比他年长，所以一直没有交往。然而，我常常从报刊上，读到他那文字简练而又颇有见解的文艺随感，已经“认识”了他。短文难写，写好更难。文字精确才能短，见解脱俗才能好；精确的文字可见功力，脱俗的见解必有学识。因而，我和启宏早已神交了。

由于致力乡土文学，我对一切为人民大众喜闻乐见的艺术都感兴趣。评剧早年叫蹦蹦戏，是我的家乡京东农村的土产，根深蒂固的乡土观念使我对这个剧种非常偏爱。我的乡土小说能象评剧《杨三姐告状》那么为乡亲父老喜爱和看重，是我的一大志愿。《杨三姐告状》的作者，是扛长工打短工出身的农民艺术家成兆才，他创建了评剧这个剧种，并且以半文盲的文化水平创作了一百出戏，我曾誉之为“人民大众的莎士比亚”。也许正是这个原因，启宏通过跟我熟识的人，邀请我观看他创作的《成兆才》的演出。于是，一见如故，结下文字之交。

在《评剧皇后》的演出和修改过程中，启宏都很虚心地听取我的意见。但是，我对舞台艺术和戏剧文学都是外行，从小说创作的角度提出的意见，简直是

故意给启宏大出难题。然而，这却诱发了启宏创作传记小说的兴致，也算歪打正着。

启宏的创作态度一向非常严肃。他掌握着有关白玉霜艺术生涯和个人生活的丰富资料，又十分熟悉评剧界的人情世态，写起来应该是驾轻就熟的。然而，他却反复思考，斟酌再三，沉吟数月才开始动笔。

他在给我的信中说：“我写白玉霜不为猎奇。人既然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对白玉霜也应把她当作‘社会产物’来看待。我写白玉霜，力图揭示那个时代、那个社会某些带根本性的东西。……既然白玉霜是个‘社会的产物’，我认为没有必要‘为尊者讳’，更何况白玉霜也不是什么‘尊者’。我写了她的彷徨、沉沦，甚至堕落（但我没有自然主义地展览她的私生活），为的是写一个活生生的人。我写白玉霜，固有感情上的寄托，但既不想拔高，也不想贬低。自然，小说中的白玉霜和生活中的白玉霜不能完全划等号。”

在旧中国，尤其是在北方城乡的百姓中间，白玉霜是个妇孺皆知、毁誉交加的女演员。她对于评剧的改革和推广，起了不可磨灭的历史作用；但是，她又演过不少“粉戏”，对评剧艺术有过消极影响。因此，写这个人，就必须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给予准确的评价，准确地表现。

启宏严格要求自己，力求做到准确。他既写白玉

霜被迫害的痛苦，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待人善良的心肠，热爱评剧艺术的“恨戏”，也写她的虚荣、嫉妒、庸俗、愚蠢，以及她在社会大染缸中所沾染的坏习气。

白玉霜声名噪起于三十年代初期，正值国家危急存亡之秋，四十年代初期白玉霜病死，正是日伪统治半个中国的黑暗岁月。吹捧她的人，玩弄她的人，腐蚀她的人，迫害她的人，都跟国民党政府和日寇汉奸紧密勾结。白玉霜的悲剧命运，是那个时代造成的。写不出那个时代，就写不出真正的白玉霜。启宏是努力把白玉霜放到特定的历史背景下的典型环境中来写的，只是深度和广度都还未能尽如人愿。

强调事物的普遍性，忽视事物的特殊性，强调人物的共性，忽视人物的个性，造成我们的文学作品在反映生活和刻划人物上的简单平板。生活中，每个人都有其与众不同的个性，这个与众不同的性格中也包含着每个人的独特的性格悲剧因素。我们的文学作品在刻划人物的个性上十分不足，而在开掘和展示人物的性格悲剧上就更少落墨。白玉霜其人，不但不是白璧无瑕，而且在人品上也并非出污泥而不染。她的个性中的性格悲剧因素非常突出，使她既不能觉醒超脱，也不能洁身自好，因而也是导致她的悲剧命运的重要原因之一。启宏试图从这个角度进行开发，虽然并未深入，却也难能可贵。

这部长篇小说是启宏的处女作，构思布局、抒情状物、写人叙事都难免有手生之处。熟能生巧，今后再写几部便会精通此道了。

我觉得，启宏最需要解脱的是写戏对小说创作的左右。创作戏曲，要受舞台空间和演出时间的制约，一部戏曲在创作构思时必须严格地自我约束，不象小说创作那么可以自由驰骋想象力。戏曲要讲求剧场效果，剧作家创作戏曲作品，安排人物和情节，就不能不首先考虑剧场效果的需要。生活中常有戏剧性的人情世态，小说创作不排除戏剧性的描写，但是不能将生活戏剧化，否则便会显得造作和虚假，而不能取信于读者，也就不能感人至深。文学体裁并无高低上下之分，但是每种体裁的创作手法各有不同，启宏这部长篇小说明显地留有戏剧的痕迹，因而在小说创作上还要有一个转变和适应的过程。

严肃而又生动的《白玉霜之死》，可读性很强，即将在上海《解放日报》的《连载小说选刊》上发表，并由浙江文艺出版社出书，必定为人民群众喜闻乐见。

这是改革和提高大众小说创作的一个可喜的成果。

博学多才的郭启宏同志投身大众文学事业，是一位有识之士、有志之士。

1986年1月于烟笼斋

目 录

序		刘绍棠
第一章	一个“淫伶”	1
第二章	饶钹手李长生	15
第三章	落拓津门	31
第四章	春申江畔	47
第五章	母女之间	66
第六章	笑影与泪痕	77
第七章	活脱潘金莲	104
第八章	戏台与文坛	113
第九章	评剧皇后	131
第十章	私奔	153

第十一章	何处桃花源	178
第十二章	戏癮与戏醋	194
第十三章	回归	212
第十四章	津门一日双“皇后”	223
第十五章	饶钹变调	240
第十六章	难下场的下场门	257
第十七章	病入膏肓	275
第十八章	奇语惊四座	285
第十九章	婚礼	298
尾 声	盖棺未必论定	320
后 记		323

第一章 一个“淫伶”

“把人押过来！”

随着宋署长的一声高喊，人群潮水一般涌动。

那是一九三四年深秋的一个早晨，败叶飘落，尘沙卷起，破旧的古都在西北风里瑟缩着，前门车站候车室——这个富贵与贫贱、高尚与卑污错综交织，杂然异处的场合，撞进一队警察、士兵和宪兵。候车的旅客感到情势不妙，几分畏惧中夹杂着几分好奇，身子往后缩，脖子却往前伸，越过一个军官模样的人肩头，向栅栏门外望去。行人已经让开一条胡同，从这胡同的那头，走来三个人……。

“呵，是三个女的！”纷纭的人群大为意外。

三个女人中打头的一个四十多岁，上身玄色暗花绸子小夹褂，下身皂色裤子，脚下是缎子素花尖口皮底布鞋，上下一身黑，质地却是上好的。头上梳一个大盘头，鬓边斜插着一朵花。她随随便便地走着，两只眼睛还左右打量着。看得出来，是一位饱经沧桑的江湖中人物，如今背时倒运了。

中间的一个约莫二十六、七岁，头脸蒙着黑纱巾，无法窥视芳容，但从那考究的衣着、颇长的身材和轻盈的步态看来，该是个风姿楚楚的丽人。她外罩紫黑色金绒镶边夹斗篷，内着藏青色丝绒旗袍，大开衩，露出肉色长统丝袜，脚下穿一双半高跟米黄色皮鞋。这样一位服饰华贵的女性，怎么会成为军、警、宪全副武装押解下的犯人？……事情似乎有些难解，人们的目光不禁露出了惊讶、探询的神色。

走在末后的一个至多十四、五岁，与中间那位穿着打扮十分相象，只不过缩小了一号。她没有蒙纱巾，但因为低着头，同样看不清面貌。

军官模样的人大声吆喝着中间那个蒙面的女人。

三个女人刚一站定，那军官便马上走过来。这位雄纠纠的人物，姓宋，讳英烈，是北平外城西二区警察署长。此刻，他脸上露出一丝快意，猛然把蒙面女人的纱巾揭开。女人似乎一震，但随即镇定下来。略略思考一下后，便神态自若地缓缓抬起头来。呀，一张多么秀美的脸！

刹那间，各色各样的目光，从四面八方一齐投射过来，都想一睹“要犯”的真面目。空气似乎凝固了。不知是谁惊叫了一声：

“白玉霜！”

随着是一片嘈杂的噪音，

“白玉霜？”



那军官走过来，猛然把蒙面女人的纱巾揭开。呀，一张多么秀美的脸——